

從《論語》看子貢之言行

應裕康

中國文化大學

〔內容提要〕端木賜，字子貢，孔門高弟，夫子曾以瑚璉喻其材。善言語，嘗說吳出師敵齊以存魯國，又善貨殖，七十子之中，最爲饒益。極崇敬夫子，夫子歿後，廬守達六年之久，倍於其他弟子，可見其言行，必有可觀者。

本文以《論語》爲主，凡有關子貢各章，悉以採入。並以《左傳》、《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貨殖列傳〉、《禮記》、《荀子》、《淮南子》、《韓詩外傳》、《論衡》、《說苑》諸書，述及子貢者，相互綜合比析，以成此文。因以《論語》各章爲主體，故定名爲：從《論語》看子貢之言行。

一、前言

《論語·先進》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註一〕。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所提到的十個人，就是後人所謂的孔門十哲。十哲分成四科，在言語科中的是宰我和子貢二人。

從《論語》中看，孔子似乎是討厭善於說話的人的。如〈學而〉：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里仁〉：

從《論語》看子貢之言行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這樣的句子很多，恕不多舉。又以宰我舉例，宰我在《論語》中出現五次，除了〈先進〉那一次是把他列入言語科外，其他四次都受到孔子的責備。

〈八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這當是孔子晚年周遊列國返魯以後的事。宰我在魯哀公面前巧言周代以栗為社樹是使民戰栗，孔子聽到以後，大為反感，故有此評。

〈公冶長〉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不論後代學者對「晝」字有如何不同的解釋，但孔子對宰我的態度和責備可見都是非常嚴酷的。

〈雍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焉，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的問法正是逞口舌之辯的表現，所舉的例子也是偏激的。孔子對於這樣的佞者之問，回答也是嚴厲的。還有一次就

【註一】：漢代鄭玄認為至此是一章，以下是另一章，而宋代朱子則引程子之說，認為前後應屬於一章。歷代研究經學的學者，討論者眾。本文的重心不在此。姑從朱子之說。

是〈陽貨〉篇問三年之喪。因文長不贅。宰我的意思是三年之大喪，爲時太久，一年就夠了。孔子因他沒有一點孝思的考慮，所以責備他「不仁」。這樣的責備，孔子還很少用在別的弟子身上過。

然則孔子對另一位言語科的弟子子貢，又如何呢？《論語》中記載子貢的語錄很多，本文即以《論語》爲主，間附他文，來探究子貢的善言、行事，乃至他跟孔子之間的關係。

二、從《論語》看子貢之善言辭

比起宰我言辭的激烈，子貢的言論顯得委曲婉轉得多，〈述而〉有一章，是子貢問話很好的例證：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衛靈公世子蒯瞶謀殺公夫人南子不成，逃到晉國。靈公死，國人擁立蒯瞶之子輒，就是衛出公，晉國又派兵送蒯瞶返國，形成父子爭位的局面。孔子其時在衛，弟子們仕於出公的很多，希望知道孔子的態度。子貢善於言語，被公推去問孔子，子貢迂迴地用伯夷、叔齊兄弟讓國的事去問孔子，知道孔子的態度，贊許讓國的兄弟，當然不贊成跟父親爭位的兒子。子貢之善於言語，是他能夠化孔子的話，變成自己的話。下面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雍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又〈衛靈公〉：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兩章孔子回答的話，實際上就是孔子跟曾子談論過的孔子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註二】。〈里仁〉

【註二】：孔子也跟子貢說過相似的話。〈衛靈公〉：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體會的夫子一以貫之道，就是忠恕，是很正確的。《中庸》第十三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忠恕之道，以積極的有所爲而言，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在有所不爲的方面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貢領悟了孔子忠恕之道的重點，就將它化成自己的話了：《公冶長》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只是很可惜的，子貢這話是當著孔夫子面前說的，孔子當然知道這兩句話的分量，也知道以子貢當時的德行修養，是很難達到「恕道」的境界的。子貢之能講這兩句話，只不過是子貢善於化夫子之言，也善於口才吧了。

在《論語》中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子貢之善化夫子之言。《憲問》：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在《論語》中，孔子所說的話，大都有聆聽的對象，或爲弟子，或爲時人，或許是一群人，或許是一個人。只是記述者把這些對象刪掉了，就變成這樣形式的語錄。就如這一條，不論子貢在場與否，子貢知道夫子有這樣言論，是可以必的。因爲在《學而》中有一章，子貢又把它化成自己問題的方式，向孔子提出來：

子貢曰：「貧而無詔，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貢把孔子說過的「貧而無怨」，改成了「貧而無詔」，實際上「怨」跟「詔」都是處於貧困的人容易犯的毛病。怨則怨天尤人，走到偏激自絕的路途；詔則失去自己的人格與尊嚴，仰事他人，以求衣食溫飽。子貢提出這點本意在獲得孔子的讚許，但孔子卻提出更高的境界：「樂」與「好禮」，在此也可以看到子貢不如顏回的地方，因爲他不能「貧而樂」，子貢精於貨殖，沒有經過貧窮的生活，但在富裕的生活中，最多只能「無驕」，而不能「好禮」。不過在孔子提出這樣的境界

後，馬上能提出《詩·衛風·淇澳》篇的詩句，表示學問當精益求精。如此善言，無怪夫子也只有稱讚他善喻了。

孔子論「過」，以「改過」為主，因為人是免不了有過錯的，但有過即改，不失君子之道。《學而》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過則勿憚改。」

《述而》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衛靈公》

子曰：「過而不敢，是謂過矣！」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韓詩外傳》引孔子之言語：「過而改之，是不過也。」這些都可印證孔子對「過」的看法。再看《子張》篇子貢論君子之過：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把日月之食，比作君子之過，又以「見之」「仰之」來說明君子之過之坦蕩蕩不文飾，和改過之後萬人之尊仰，說子貢之善辭，誰曰不宜。

《雍也》篇有孔子論「文」與「質」之章：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在《顏淵》篇再看子貢評棘子成的話：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孔子對於文采與本質的看法，是認為應該並重的。子貢是以用「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加強地說出來，而且用了一個比喻，虎豹之皮，去掉毛，少了文采，就跟丟掉毛的大羊之皮，沒有什麼兩樣了。

《陽貨》篇有一章記孔子、子貢師生的對答，非常精采，由此也可見子貢反應之速，無怪可以與顏回相比：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子貢所稱的「君子」，以文義看，就是問的孔子，根據皇侃疏的本子，有兩處值得注意，一是沒有「流」字，朱熹本有「流」字，又可與〈子張〉篇：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相印證。

二是「賜也亦有惡乎」句之「乎」字作「焉」。若此則並非是孔子問子貢有討厭的人，而是子貢在聽了孔子數說四種所討厭的人以後，自己反應所說的三種討厭的人。假如兩相比較，子貢所討厭的三種人幾乎跟孔子所惡的四種人，非常近似。換言之，子貢所說，其實也是「化」孔子之言而成的：

孔子所惡

子貢所惡

惡稱人之惡，惡居下而訕上者

惡訐以爲直者

惡勇而無禮者

惡不孫以爲勇者

惡果敢而窒者

惡微以爲知者

子貢的生平，《史記》中有好幾處都提到他。說得最詳盡的是〈仲尼弟子列傳〉：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註三】，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

孔子要門弟子出來爲魯國做點事，結果卻不許子路、子張等人，而獨許子貢，可見他對子貢的說辯，是相當有信心的。

【註三】：又經史也作子贛。《史記會注考證》引錢大昕曰：「古人名字必相應。《說文》：『贛，賜也。』『貢，獻功也。』則端木之字，當爲子贛。」

《論衡·定賢篇》記載有人問孔子，子貢是何如人，孔子的回答是「辯人也，丘弗如也。」也可以為證。《仲尼弟子列傳》又用大段的文章，敘說子貢游說齊、吳、越、晉等國，莫不從其所言，子貢可說活似一個戰國的縱橫辯士。《仲尼弟子列傳》又下結語說：

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史記》之說，歷代學者各有考證，但並非本文之重心。本文以《論語》為主，然則《公冶長》的記載：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瑚璉是宗廟中盛黍稷之器，以玉為飾，為貴重華麗之器，孔子用來比喻子貢，許他為廊廟棟梁之材，一如大祭時薦時食的祭器一樣。《雍也》中又記載：

季康子問……「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孔子認為子貢可以從政，其理由是由子貢通達事理，所謂通達事理，即是頭腦清楚，不拘泥，不頑固，說話清晰而有根據，做事有條不紊。《左傳·定公十五年》：

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孔子的責備，固說子貢說話太輕率，但對於子貢的分析，也贊許他條理明白清楚。因而對於子貢的責備，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史記》所載齊魯之戰，因子貢說動吳國相助，打了勝仗，吳因之驕魯，此事之詳細情形，俱見於魯哀公七年跟十二年的《左傳》，此處不贅。凡此可見子貢從政的能力，以及說辭之令人信服，都是由於他的「達」。此外《史記·貨殖列傳》

也有子貢的記載：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史記》所寫子貢善於貨殖經營，在《論語》中也有印證。〈先進〉：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孔子最注重安貧樂道，其律已與教育弟子都是如此。〈述而〉篇他自述：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孔子描寫顏回，所過的生活，安貧樂道，幾乎就是孔子的翻版。〈雍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由此也可見其他弟子，始終不能跟顏回相比的原因。子貢不樂道而經營貨殖，無怪孔子要說他不受命。但子貢有敏銳的觀察力，長袖善舞，在商場中得意，夫子也只好說他的能耐，「億則屢中」。而子貢在孔子身後，以其雄厚的財力，顯揚老師的聲名，恐怕又是其他學生所做不到的了。

也因爲子貢善辭令，能積財，廣結人緣，因此在子貢於孔門求學之時，所注意的，都是比較實際應用之學，而較少接近孔子的所謂「道」。別的弟子問「仁」，而子貢問的卻是「爲仁」。〈衛靈公〉：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貢問行仁之道，孔子要他交好朋友。朱子的《注說》：「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是以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朱子這樣注是有根據的。因爲《說苑·雜言》中，曾記孔子預測子貢、子貢二人對道的修養，就說：「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子貢只喜歡跟不如己者相交，就是一種自以爲是、自雄的心理，學問道德又如何長進呢？孔子借子貢之問而給以機會教會，此孔子之所以爲萬世師也。〈顏淵〉篇子貢問友，

孔子同樣教誨他：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朱子直解「道」字爲說話，清儒劉寶楠則以「道」通「導」，但不論那家注解，都可顯出孔子的意思，子貢既然只喜跟不如自己的人爲友，則平時看不起別人，以至頤指氣使，是免不了的，則在交友之際，是最傷感情的事了。朋友因此反臉門口，就是自取其辱了。

〈爲政〉：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論語》中言及「君子」的有六十九章，兼論「小人」的有十七章。何謂君子，是讀《論語》很重要的一個節目。《論語》中的「君子」，約有兩種意義，或指地位，或指品格。實際上這兩層意義，也往往相通，因爲居上位者，沒有高超的品德，又如何領導小民？此章子貢問君子，可以想見是問地位上的君子，因爲子貢對於出仕比修德要更有興趣。孔子的回答更意思，他認爲言行在品德上是很重要的一環，所以他曾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在上位者不能慎言，就會失信，民無信不立，因此在上位者，一定要做了再說，千萬不可說了再做，甚至說了不做。子貢以「言語」見長，言語是其特長，也是他的毛病。《論語》中孔子以言行教訓弟子的，除了宰予，就是子貢。此外子張也有大言的毛病，所以孔子也告誡他：「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爲政）」甚至司馬牛問仁，孔子都會牽涉到言行上去。〈顏淵〉：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孔子門下的賢弟，早夭的顏回，年幼的曾參，都以慎言、訥言而得孔子的欣賞。所以《大戴禮記》中，曾子制言就說：「君子先行其言。」曾子立事又說：「君子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顏回、曾參屢得夫子之譽，豈偶然哉！

言跟信有如此大的關係，所以〈顏淵〉子貢問政：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貢尋根究柢，夫子還是歸之於「言而有信」。孔子以子貢善言而達，從政是旦夕間事，所以諄諄然忠告子貢，爲政以信爲本，千萬不能大言炎炎。

又如〈公冶長〉孔子與子貢之答對：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名圉，也稱仲叔圉，文是諡號，他是衛國執政的卿相。當初衛國貴族太叔疾娶衛國大夫宋人子朝家中的女兒做妻子，子朝因故出奔。孔文子就叫太叔疾出妻而改娶文子的女兒孔伋。太叔疾愛他前妻的小姨子，將她置於犁邑，儼然兩妻對立。孔圉大怒，就要派兵去攻打太叔疾。時孔子在衛，孔圉問於孔子。孔子回答他：「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孔子並有去意，叫門弟子準備行裝，並說：「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哉？」孔圉親去謝罪，說：「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孔子因此雖暫留，但不久應季康子之幣召，而回魯。【註四】

子貢此問，當在孔圉死後夫子也已回國之時，按照諡法「經天緯地曰文」，「文」字的諡號，似非孔圉所能得，此子貢所以有此問。孔子以諡法「勤學好問」也可以諡「文」作答，說明孔圉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也足以諡「文」。而這兩點，正是孔子認爲子貢所做不到的。以彼答此，可見夫子回答學生巧妙的地方。子貢聰明而好自用，這可說是夫子耿耿於懷之所在。

〈子罕〉：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這一章的問答，可以與子貢問夫子幫不幫衛出公相印證。子貢引玉爲譬，旁敲側擊，要了解夫子不出仕的原因。他不肯

【註四】：詳見〈左傳〉（台北藝文印書館）哀公十一年傳文。

正面詢問，因為正面詢問，很可能惹得孔子一番義正辭嚴的訓誨，很難下場，因此以喻設問。而孔子的回答尤其巧妙，子貢衛之賈人，所以就賈作喻而答。孔子的意思，出仕重要，然立身處世，一絲不苟，更為重要。貨賣識家【註五】，要有一與孔子有共識的諸侯，起用孔子，而行仁政，這就是孔子立身大道。所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問）「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的原則，夫子不僅是用來批評人，也是用來責全自己的。在門弟子中，夫子在這一點上，認為只有顏回與己相似，所以「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述而）「當然，君子對於仕退分際，能夠一絲不苟，非得孔子與顏回那樣能夠「安貧樂道」才行【註六】」。

但孔子的回答，子貢能夠了解是沒有問題。但子貢是否有夫子那樣高層次的體認呢？《史記·孔子世家》有一段話，可以給我們一個答案：

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而志不遠矣。」

看《史記》孔子對子貢的批評，可見子貢所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是真正的心聲了吧！

子貢與孔子境界的差距，還有兩個實證可以說明。（憲問）：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註五】：朱子《集註》（台北學海出版社），訓賈為價，似乎孔子出仕，為了求得好的待遇，似非孔子本意。清儒段玉裁訓賈為賈者，比較稱意些，故從之。

【註六】：《公冶長》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似乎孔子也曾贊美子路，但子路跟從夫子，出於子路之誠與忠。跟顏回之有共同體認者不同。

《子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孔子在論管仲之仁的時候，從大處著手，注意到爲大事者，不拘小信。「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也即是「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的意思。《子路》篇子貢問士，孔子也以「硜硜然小人」來形容那些小諒的人：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又如「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是一般人的層次，看起來「皆」好之，「皆惡之」，非常全面，但卻不夠深入。夫子「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雖然不是全面性，但卻有更精深的道理在。世人常以希臘雅典時代，已有民主的選舉，而認爲我國文化缺乏這一種體認。但我個人卻體悟孔子那樣的聖人，不可能想不到民主選舉那樣的一個制度，聖人只是想到這樣的一個制度，其實並不是最完善的。子貢問士，孔子就答以士有很多種，庶民賢愚不等，選舉的方式很公平，但卻不完善。美國的總統不出於共和黨，即出於民主黨，然則民主選舉豈不有時陷於黨同伐異的黨派之爭而已？

三、從《論語》看子貢之贊美孔子

《論語·公冶長》有一章記載子貢論評孔子學問的：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在十哲中，子貢是屬於言語科，但他對政治有興趣，也曾多年從政。因此把子貢跟同屬言語科的宰我，屬政事科的冉有和子路歸於一類，來作一個比較，也是很有興味的事。顯而易見的，其他三人都講不出這樣讚美孔子的話。又如《子張》篇

記載：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漢代王充的《論衡》，其《講瑞》篇曾有這樣的記載：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自知不及孔子。

聰明有知人之明，也有自知之明，子貢之聰明在此，他對自己在學問上，永遠趕不上老師，甚至趕不上同門顏回，他都很清楚。《陽貨》載孔子與子貢的答對：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下面沒有子貢的接語，子貢語塞，想當然耳。下面也沒有子貢的感想。我們當然料想不到子貢的感想是什麼，但卻可以感覺子貢所受到的震撼，即是孔子光如日月，是沒有人可以超越的。《子張》有兩章子貢教訓叔孫武叔的話，可說都是子貢實心的感受，而非徒逞口辭：

叔孫武叔【註七】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言，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其他的典籍，也有子貢贊美孔子的話，可以印證，如《韓詩外傳》，子貢贊美孔子之偉大，一如天地江海之無極：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

【註七】：叔孫武叔，魯世卿三桓叔孫氏。名州仇。《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魯、吳聯軍擊齊時，子貢曾解了武叔不能答之圍：「將戰，吳子（指吳君

夫差）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率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賜（指子貢）進，曰：

『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夫差命武叔上陣作戰，無怪武叔嚇得不知所對。子貢的兩句話，一則接受夫差的命令，二則表示「從君」，爲國君的護衛，自然就不必上陣衝鋒了。由此以觀，叔孫武叔，對子貢感恩，轉而又欣賞的。

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載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此固可見子貢之善言，但也未嘗不是子貢一己之體驗，子貢是真心崇敬孔子，而誠悅其道的。〈子罕〉篇記載吳國太宰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此間吳太宰認為聖人就是多能，而子貢跟孔子的意思一樣，聖人固然無所不通，但聖指其至大之道，與至高之德而言，多能只是其餘事。所以〈衛靈公〉孔子也曾就多學而識訓誨子貢。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孔子博學多能，確是事實，但孔子絕不以此自炫，而且強調聖人、君子，其偉大處，絕不在博學多能。孔子在這裡強調他的「一以貫之」，可以說明孔子覺得可以自傲的，就是他的忠、恕之道。子貢強調孔子是聖人，道如日月，德如天地，博大如江海，然而夫子具體給人的印象，子貢則歸之於「溫」「良」「恭」「儉」「讓」五種德行。〈學而〉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註八】：根據朱子的解釋，大宰也可能是宋國的太宰。〈列子·仲尼〉載「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宋是商後，似乎〈論語·子罕〉這一章的太宰是宋太宰爲是。但孔子生平兩次去宋，初次去宋，是十九歲時往宋完姻，子貢還沒有出生。一次是五十六歲週遊列國時，經曹去宋，而遭宋司馬桓魋之厄，可見孔子與宋太宰也沒有什麼淵源關係，否則就無此厄。〈傳〉中哀公七年、哀公十二年，記載吳太宰多次與子貢會晤，子貢善於對答，因此很受太宰的欣賞，因子貢而及其師，是很可能的。所以此處定爲吳太師。

個人也以《論語》爲本，觀察這五種德行何者居之。先看「溫」。除了《學而》本章，其他提到這種德行的，共有三處，現在依次抄錄如下：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見義。」（《季氏》）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

《述而》篇的「溫」是形容孔子的。《季氏》篇和《子張》篇都是泛指君子。可見得「溫」是君子的美德，而《論語》提到的君子賢人不少，卻沒有一個當得「溫」字的，子夏說君子有三種態度，即之也溫，就是使得任何人都願意親近他。所以子貢說得很對，「溫」是孔子很特殊的一種氣質。「溫」跟「厲」同時形容夫子，即表示孔子既有親和力，同時態度嚴正，卻又一絲不苟。

其次看「良」字，以「良」字作德行，《論語》全書唯《學而》篇本章一處，朱子以「易直」二字注「良」字，易是平易、和易，直是無屈曲，無姦詐，坦蕩蕩。所謂聖人如常人，可以說是孔子與其他聖人、君子，最不同的地方。

「恭」字《論語》提到的地方很多。「恭」是一種「莊敬」的態度，自內心而外發。《公冶長》孔子批評子產：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衛靈公》中則孔子盛稱舜恭己而無爲：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路》篇樊遲問仁，孔子答以居處恭：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夷狄，不可棄也。」

《陽貨》篇子張問仁，孔子的回答也包括恭：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

眾，信則人任矣，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恭跟禮有密切關係，恭必須有「禮」以爲節，勿使過，也勿使不及。〈學而〉有子認爲致恭而中其禮節，則能遠恥辱了：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顏淵〉子夏答司馬牛的話，也叫他要恭而有禮以處人：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

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居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至於恭而無禮，則孔子認爲徒勞而無功，〈泰伯〉：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

恭敬太過，跡近虛僞，孔子認爲跟巧言令色等惺惺作態，都是同一流的。〈公冶長〉：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恭是君子之德，但足恭是虛僞，而不恭簡慢，也不是人所學習的模範。《孟子·公孫丑上》，有孟子評伯夷，柳下惠等

古代仁人君子之偏，可見「恭」是很重要的德行：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子貢敘述孔夫子第四個行是「儉」字。「儉」是否是美德呢？〈八佾〉有一章記林放問禮：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說明「奢」與「儉」都不合禮，但兩相比較，「儉」比「奢」好。相同的情形，也見於〈述而〉：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也說明「奢」「儉」俱失禮，奢是不順禮，儉則固陋。但兩相比

較，「奢」爲害更大。在《論語》中，論「儉」的文字，僅有五章，除了以上三章，其餘的一在〈八佾〉，是譏評管仲不儉，也就是管仲奢侈不禮的。一在〈子罕〉，是孔子贊成以純代麻。〈八佾〉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子罕〉：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孔子是為從眾而儉，還是為儉而從眾呢？光看這一句，好像還看不出，但接下去他說：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可見孔子是為儉而從眾。縱觀孔子對「儉」的看法，因孔子出身環境的關係，比較節儉些，尤其周遊列國，在外作客，不欲居停主人多所破費，這樣的「儉」自會贏得主人更大的尊敬。

最後說到「讓」，也是孔子特別贊許的美德。〈里仁〉：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禮與讓配合，治國不難。所以清儒劉寶楠《論語正義》解釋：「讓者，禮之實也。禮者，讓之文。」有讓則上下和諧，不讓則有紛爭。伯夷叔齊讓國，孔子以為仁。〈泰伯〉：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周代以子繼父，立嫡不立賢。要不是泰伯讓位於季弟季歷，則季歷之子昌（周文王）就無法繼位了。舜、禹等聖王能為天下，豈非也是有堯、舜等聖君肯「讓」。所以孔子認為君子肯讓，所以無所爭。「射」是比賽，但揖讓有禮，是以夫子許之。〈八佾〉：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論語》中談「讓」的還有兩次。一次在〈先進〉篇，子路率爾言志：「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因為為國以禮，子路其言不讓，所以哂之。

另外一次在〈衛靈公〉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君子以仁為己任，故遇著行任之事，勇往直前，雖師長也不必謙讓了。

綜觀子貢所談孔子的五個美德，並非「仁」「惠」「寬」等所謂國君對庶民所具大德，卻都是君子平時必具之美德，孔子之爲聖人，就在於他是「平常人」。子貢善言，所以他說孔子的美德，也是善頌善禱。《子張》還有一章，記子禽認爲孔子不如子貢，而遭到子貢教訓的話：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可及也？」

子貢在這一段話中，贊美孔子，似乎把孔子神化了。而程子說得好：「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而子貢之如此贊美孔子，也都有事實的根據，孔子的弟子三千人，而《論語》中有記載的高弟，約爲二十五人，這二十五人，都能受老師的教化，卓然自立。這就是所謂「立之斯立。」孔子雖然只在魯國短期任官。但《史記·孔子世家》記載：

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懼曰：「孔子爲政必霸。……」

孔子當政，陋俗俱除，而強鄰皆懼。這就是「道之斯行」了。孔子之政，是仁義之政，惠民而愛人。此之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可見子貢贊美孔子，皆有事實根據。《史記·孔子世家》中的贊語，正可爲夫子之不可及，作一見證：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之，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迴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四、從《論語》看孔子之評子貢

對於子貢，夫子是把他看作一個卓越的人才的，像前文提到，夫子稱他是「瑚璉之器」！夫子也贊許他「達」。《論

語》中提到「達」的，也有數處，但孔子分析得最清楚的，莫過於〈顏淵〉子張問達那一章：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註九】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孔子在具體回答子張，何謂達者，具體的提出三項條件，第一是本身的修養，為人正直而勇於為義，第二則是善於觀察客觀的環境，以及四周的人物。第三則是樂居人下，以成事為主。以則三點來看子貢，大體上子貢都能做到的與他的「達」自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然而〈憲問〉有一章，夫子提到達：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註一〇】

這話究竟是對誰說的？為什麼會提到「上達」「下達」的問題？我個人的意見，認為這一章極可能是對子貢說的。因為同篇記載孔子與子貢的對話：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不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同時也提出「上達」的問題。孔子既許子貢以達，又恐怕子貢孳孳於財利，不能像顏淵一樣，日以仁義為務。所以說明「達」有上下，求其上達為君子，求其下達，則為小人了。

從《論語》中看，孔子最欣賞的弟子，當是顏淵無疑。其他弟子，跟顏淵相比，似乎都有一段距離。因此，在《論語》中，孔子幾乎未嘗將其他弟子，跟顏淵相提並論過。有之，當推子貢。前文中提及〈先進〉篇，孔子將子貢與顏淵相比：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此外在〈公冶長〉，孔子也將子貢與顏淵相比：

【註九】：慮字從俞樾《群經平議》之說，即無慮，與大都、大抵、大略、大凡同義。

【註一〇】：皇侃《論語義疏》：「上達者，達於仁義。下達，謂達於財利。」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個人認為這兩則子貢跟顏淵相比的章節，有五點可以注意：

1. 相比的結果，當然是子貢不如顏淵，但卻不是不能相比的。子貢也有子貢的優點，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孔門的弟子，唯一可與顏淵相匹比的，也唯有子貢而已。從這一方面看，子貢自然是孔門中最優秀的弟子之一。

2. 兩章的相比，都是出於孔子，而非出於子貢。可見得子貢很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的好學，以及安貧樂道，都不足與顏淵相比。另一方面孔子不把別人與顏淵比，而只把子貢與顏淵比，也可見子貢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3. 孔子問子貢與顏淵孰愈。子貢回答得很得體，既說顏淵是自己所望塵莫及的，但卻也說自己「聞一而知二」。子貢當然不只「聞一而知二」，自謙中也可看出子貢也有些許的自許。

4. 子貢自己不會跟顏淵去比，但也不屑與比他差的同學比。所以他除了向孔子直接問「賜也何如？」之外，只有問其他的弟子，以鑑別自己在這一方面的定位。〈先進〉：

子貢問師（子張）與商（子夏）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子張本是陳國貴族，而子夏卻是平民出身。子貢的個性與平時的行為，自跟子張比較接近些。所以聽到孔子對二人之評，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直覺上以為子張比較強些，但孔子卻認為「過猶不及」。《論語》記載至此而止。但《禮記

· 仲尼燕居》卻有下文：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孔子的回答的確值得子貢深思的。因為子貢善言辭而好貨殖，不免跟子張一樣，凡事太過了些。

5. 談到「禮」，〈八佾〉篇中有一章，正好也是孔子與子貢的「禮」與「利」之辯，可以相印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子貢並不是唯「利」之徒，但他覺得天子派員告朔之實際，已不存在，則準備告朔之餼羊，只是無謂的浪費。但孔子對於「禮」的重視，實際上希望政治以禮為本，實現一個禮治社會。子貢有才，可以在政治上發展，所以孔子才會時時以「禮」提醒他。

在《論語》中，有兩章是孔子講一樣的話，而記載卻有詳略的不同。一次是在《子罕》篇：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一次是在《憲問》篇：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可見孔子說這幾句話是對子貢（或許還有其他弟子）說的。孔子自謙做不到這三點，但子貢欲認為是夫子說他自己。在《孟子·公孫丑上》也有一段孔子與子貢的對答：

昔者子貢問於夫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此外《顏淵》：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也可以為孔子兼智、仁、勇三達德，作一註解。大略孔門弟子中，顏淵仁、子路勇而子貢智、孔子則兼此三者。所以《淮南子》曾有這樣一段記載：

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夫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

孔子能兼三者之長，而尤有過之，以子貢為例，能辯言辭，但夫子能辯能訥，且知言訥行敏之重要，就不是子貢所能的了。《先進》載：

閔子侍側，閔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侃侃如是一個什麼樣子呢？〈鄉黨〉一段有關孔子平時言行的態度，可以參考：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根據劉寶楠《論語正義》之考證，魯國執政的季孫、叔孫、孟孫氏，都是世襲的上大夫，而孔子的官位，爲下大夫。由此可見「侃侃如」是與同官說話的態度，而「誾誾如」是與上官說話的態度。可見子貢平時與孔子及師兄弟在一起，說話是和樂中略帶談諧，較無顧忌的。這從在衛國時，師兄弟都不知孔子會不會幫衛出公，而子貢挺身而出，前去問孔子，是可以相應的。子貢對孔子自是尊敬，但是仗其能言，故也沒有畏縮之態。對孔子如此，在談及同門師兄弟及其他人，常然肆言，更無忌憚了。因此〈憲問〉篇載：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又《大戴禮記·衛將軍之子》曾記載子貢對幾位著名同學的批評。可見子貢自負既高，平時總不免以自我爲中心，月旦他人，見於《論語》者，也有批評前代的，如商紂、管仲，也有批評同時代的，如棘子成、叔孫武叔，也有批評同門的，如陳子禽等都是。聰明外露，不如顏淵內斂好學。故孔子對於子貢，固然是欣賞，而有時卻不免要對他求全責備了。

五、結語

本文主要把《論語》中有關子貢的材料，約三十八章加以分析歸納，以見子貢之言行，有其他資料可以參考的，如《左傳》、《大子戴禮記》、《孟子》、《荀子》、《韓詩外傳》、《淮南子》、《史記》、《論衡》、《說苑》等，相互印證，而仍以《論語》爲主。偶有個人的看法，約爲十端：

(一)子貢與宰我，同列言語科，但自《論語》一書所記看來，孔子對待他們兩人，是完全不同的。大略宰我屬於強辯的典型，時時說些無理的話，而且思想比較偏激，缺乏溫柔敦厚的孔門爲人態度。所以《論語·公冶長》子曰：「始吾於

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孔子言：「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從本文上列各節所述，子貢跟宰我是不同的，所言兩人雖同屬言語科，卻不能加以類比。

(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孔子評顏回的話：「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又評子路的話：「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而未提子貢。似乎子貢跟顏回、子路比，都有差等。我個人則以為顏回、子路死於孔子之前，因此這兩句話，可說是孔子對他們的總評。以《論語》一書記述孔子與子貢的對答很多，足見他們關係的密切。若子貢死於孔子之前，孔子也一定有評顏回、子路相似的話給他的。

(三)《史記·孔子世家》記孔子病中見子貢及孔子卒後子貢的言行極詳細：

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憊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贊贊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禮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史記》的這段記載，採自《左傳》與《禮記》，是有根據。孔子病及死，門弟子在旁自是多人，而獨提及子貢，足見二人關係的密切。孔子說：「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後世學者，如王肅等，皆以為子路好勇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其實以《論語》看之，能以言語衛護孔子者，當首推子貢。尤其子貢據理力爭，往往使對方語塞。宏揚孔子之道，其功非小。

(四)《孟子·滕文公上》記述子貢守喪：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史記·孔子世家》引之，也有相似的記載。《禮記·檀弓》更有一段記載，守三年之喪，實際上也是出於子貢：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與宰我主張父喪「期可已矣」，相差不可以道理計，於此也可見子貢賦性之篤厚，以及他對孔子緬懷之深。

(五)《論語》中記述子貢對於孔子的播揚，章數不少，這些都是子貢的內心話，而不能以泛泛之語視之。《孟子·公孫丑上》也有記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荀子·法行》也記載子貢衛護師門的話：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隱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凡此，都可看到子貢發揚師道，及宏揚師門之功。

(六)子貢之善言辭，本文利用《論語》中有關子貢言辭的章節，凡十七章，加以具體的說明。個人以為子貢之善言辭，一是善於化夫子之言為己言，由此也可見子貢聰明，領悟力高，凡有所聞，都能默記在心。所以子貢之善言辭，也可以說是學有所本的表現。一是子貢言辭婉轉委曲，善於旁敲側擊。有時即能避免正面的衝突。

但在《論語》的例子中看，不論子貢如何善言辭，但始終無以難孔子。一如孫悟空在如來佛之手掌心，不能跳越。由此更可以見到孔子為學之高。譬之宮牆，子貢之牆及肩，而夫子之牆數仞。孔子非不能言，卻能言而訥。其能言，子貢可及也；其訥，子貢不可及也。

(七)子貢善貨殖，所以《史記·貨殖列傳》也記載子貢。在《論語》中談到子貢善貨殖的，只有一章，而且孔子還責他「不受命」，但卻說他億則屢中。能「億」，表示子貢的頭腦很清楚，思考的能力很強。子貢又善言辭，說話有條不紊，有說服力，同時表示他的思路很有條理，所以在孔門弟子中，子貢的資質是一流的。以子貢的資質，除顏淵外，幾乎無人可及。但因為從政、貨殖，所以他在儒家學說對於後世的影響來說，就不如文學科的子游、子夏，乃至後進的曾子與子思。對子貢來說，是很可惜的事。對後代學者來說，是尤其可惜的事。

(八)子貢將孔子比作日月，認為自古以來，未有能及孔子的。這樣的言辭，很容易被人認為是虛浮的。尤其子貢善言辭，因此子貢的贊美孔子，也會被人認為只是善頌禱而已。但個人將《論語》中孔子跟子貢的對答，加以分析，發覺孔子的智慧，時常給予貢莫大的衝擊與震撼，所以子貢對於孔子的贊美，實在是出於子貢內心的感受。

又如子貢贊美孔子的五個美德「溫、良、恭、儉、讓」，也並不是隨口而說的。否則子貢大可以說些寬、惠的美德，來代替良、儉、讓這樣的德行。所以我讀《論語》，能夠體會到孔子與子貢，師弟之間，相知之深，感情之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病故前子貢去見他，子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司馬遷雖是億測之辭，卻是想當然耳。而《孟子》記載子貢獨廬六年，個人覺得，莫非信史。

(九)司馬遷記孔子弟子，於子貢獨多，《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以外，又於《貨殖列傳》說他：「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語多溢美。事實上《孟子》對於子貢，也說他「善為說辭」「智足以知聖人」，並舉子貢之言做為實證（俱見《公孫丑上》）。《荀子》也有多處說及子貢的。如《子道》：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壯，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床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床，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這段話也可見子貢之學，與子路之高下。因為子貢是可以學有所成的，所以後代的書籍，吉光片羽，都會記載子貢的一些言行。當然從子貢可以得孔子之學，結果卻沒有走這條路，後代學者遺憾的恐怕很多。

(十)從前一則《荀子》的引文，可知子貢並非不知禮之人。所以若以《八佾》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認為子貢不知禮，個人認為是不對的。子貢從實際的方向去想，認為既無告朔之事，則存其餼羊，只是一種浪費，不如去之。而夫子之意，則希望有朝能恢復告朔之禮，故存其餼羊，以待其禮。如大陸學者高專誠《孔子·孔子弟子》一書，說子貢與子路、冉求，都不知禮、不守禮、不免偏頗了些，至少在子貢部分如此。



An Evaluation of Tzu-kung as Found in *Lun-yü*

Ying, Yü-k'a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Tuan Mu-ssu was known by the style name of Tzu-kung. As a high and respected disciple of Confucius, he was once compared by his master to fine coral. Tzu-kung was also said to have been an eloquent speaker, having once convinced the king of Wu to attack the state of Ch'i in defense of Lu. Gifted in commercial business, he became known as the wealthiest among the seventy disciples of Confucius.

Nonetheless, he piously revered his master. After Confucius passed away, Tzu-kung lived in a hut for six years in order to look over the tomb.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ther disciples of Confucius, Tzu-kung's behavior was indeed upright and praiseworthy.

Based mostly on *Lun-yü*,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all of the parts dealing with Tzu-kung. In addition, other texts which mention Tzu-kung, such as the "Confucius and nobles," "biographies of Confucius' disciples" and "biographies in commerce" sections of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he Book of Rites*, *Hsun-tzu*, and *Han-shih wai-chuan*, are consulted. These are all compared to present this analysis of Tzu-kung. The title of this paper was chosen to reflect the fact that the chapter headings in *Lun-yü* form the basis for this discussion.

Keywords: *Lun-yü* 論語

Tzu-Kung 子貢

* The Author's was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 一 through page 二六.